

## 目 次

我(郝尔頓).....	1
美国(惠特費儒德).....	3
讓光明进来(哈尔波).....	5
我們戴着假面具(頓巴尔).....	7
你要說什么呢?(小考特尔).....	9
厌倦(丰頓·約翰遜).....	11
美国(克勞德·麥开).....	13
如果我們必須死(克勞德·麥开).....	15
私刑(克勞德·麥开).....	16
写于黑塔(康蒂·庫仁).....	17
大地儿子之歌(吐莫尔).....	19
黑人談河流(朗斯敦·休士).....	21
銅痰盂(朗斯敦·休士).....	24
替一个黑人姑娘作的歌(朗斯敦·休士).....	27
讓美国重新成为美国(朗斯敦·休士).....	28
我也歌唱美国(朗斯敦·休士).....	34
照不見身影(沃倫·康內).....	35

黑人儿(弗兰克·郝仁).....	38
南方的道路(布朗).....	42
老莱木(布朗).....	46
坚强的人们(布朗).....	50
南方产棉区的画象(戴维斯).....	55
黑色交响乐(托路逊).....	67
预言(罗伯特·海登).....	76
加布瑞尔(罗伯特·海登).....	78
演说(罗伯特·海登).....	81
为了我的人民(沃尔柯).....	88

## 民 歌

他从不抱怨.....	88
奴隶的锁链.....	90
瑪利啊, 別哭啦.....	92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	94
民歌(1853).....	97
民歌(1859).....	98
我和我的上司.....	99
石灰肺使我忧鬱.....	101

# 我

郝尔頓

郝尔頓 (George Moses Horton, 1797—1883), 生于北卡罗来納州。他是郝尔頓家族的奴隶。曾在大学校长家里做佣人, 在那儿学习閱讀和写作。他写了爱情詩, 卖给学生们, 得到零用錢。1829年, 他的詩集“自由的希望”在刺里出版了。他希望以这部作品的稿費来贖回他的自由, 然而象其他黑人一样, 他得到的是失望。当北方的軍隊于1865年占領刺里之后, 他已經老了; 就在这一年, 他的第二部作品“赤裸的天才”出版了。他后半生的大部岁月, 是在費列得菲亚度过的。

我感到我需要

古代歌謠中激昂的曲調,  
鼓舞我的心, 安慰我空虛的精神,  
激发我将全世界去探討。

我知道我已經老了，  
    過往的一切永不復回，  
但願未來能展現一片光明，  
    拋開可咒的歲月振翅高飛。

我定然要努力  
    實現我的心願，盡我的職責，  
或是從地上登上青天，  
    詎人們看看上蒼能做什么。

從孩提時我的才能就象鳥兒一樣  
    在我心中拍動翅膀，  
它被幽禁着不能施展力量，  
    急切不耐地要飛翔。

我的才能象活潑的鳥兒  
    渴望鼓翅施展力量，  
詎它高亢的歌聲响彻雲霄，  
    在天地間縱橫飛揚。

## 美 国

惠特费儒德

惠特费儒德(James M. Whitfield, 1830—1870), 生于波士顿。后来大部分时间住在布法罗。他的职业是理发师。1853年出版了一卷诗集。他曾领导过当时主张黑人移民到美洲中部去的运动。

为了你啊——美国，  
我放声高歌，  
你这以自由而自負的国家，  
你这血污遍地，罪恶而不义的国家。  
我的歌献给你——我的故土，  
从这里出生了一群匪徒，  
他们逼迫黑人离开自己的土地，  
强迫黑人在这里做苦工，开发地利；  
黑人被束缚在你那浸透鲜血的土地上，  
畏慑于暴君的棍棒，

被剝奪了自然之神賦予

所有種族的一切權利，

黑人必須聽從卑鄙的暴君的命令，

因為暴君長着一張更蒼白的面孔。

我們來到你的寶座前，天父啊！

我們沒有身著盔甲，

沒有帶來震耳的喇叭，咚咚的戰鼓聲，

和惊天動地的隆隆炮聲，

我們不是用鮮血洗滌鮮血，

用罪孽糾正罪孽；

天父啊，你是神聖的，善良而公正，

強暴的人決不能戰勝；

以正義，道德，愛和真理的名義，

以神聖的和平的名義，

我們不停地禱告，永不間斷，

直到衰弱的老人和火熱的青年，

為了自由而奔走呼號，

為了自由而掙斷所有奴隸的鐐銬；

直到我們四面八方的弟兄，

再也不受虐待和欺凌。

## 讓光明进来

(歌德临死时的話)

哈尔波

哈尔波(Frances E. W. Harper, 1825—1911),生于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早年受教育于巴尔的摩,后移居到俄亥俄,在那儿她曾任教于神学院,为时甚短。1853年,她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小約克。一年后,她被緬因州的“反对奴隶制度协会”聘为演說人。她的第一部詩集“杂詩”出版于1854年,另一部詩集出版于1871年,次年出版了第三部作品“南方生活札記”。

“光明啊！ 光明！ 阴影漸濃，  
    我的生命正落潮一样衰敗，  
在我离別人間之前，  
    光明啊！ 我渴求你从敞开的窗戶进来，  
  
“註和暖的阳光溫柔地  
    閃耀在我臨終的床边，

从此我必得拖着孤寂的脚步，  
永远走在阴暗的幽谷间。

“光明啊！光明！死神正围绕着我  
我暗淡的目光织着阴影，  
透过一道人世的光明，  
我定睛想看到死神，终也不能。”

所有诗人临死时的低声细语，  
不是祈求更高的才能，  
不是祈求更光辉的思想，  
而是祈求光明，光明。

诗人并不注重荣誉的桂冠，  
桂冠正从他眼前渐渐退走；  
诗人们的热望  
都凝聚在对光明的祈求。

慈悲的救主啊，当人生的幻想  
从眼前幻灭消亡，  
愿你能以光明，光明  
来祝福暗淡而渴望的目光。

## 我們戴着假面具

頓巴爾

頓巴爾(Paul Laurence Dunbar, 1872—1906), 生于俄亥俄州戴通城。他是奴隸的兒子。幼年在戴通城的公立學校讀書。他的第一部作品“橡樹和常春藤”出版于 1893 年。1896 年出版了他的“卑賤生活的抒情詩”。此後, 他寫了很多散文和詩歌, 其中有“愛情和歡笑的抒情詩”(1903), “陽光和陰影的抒情詩”(1905)。他的詩歌全集出版于 1913 年。

我們戴着含笑的說謊的假面具,  
它遮蓋着我們的眼睛和面孔, ——  
對於人類的欺詐我們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  
我們的嘴上浮着無數難以捉摸的表情,  
我們微笑, 我們悲痛的心却在流血。

我們何必讓世人這樣清楚地理解  
我們的眼淚和嘆息？  
不，讓他們就在這時看看我們，  
當我們戴着假面具。

我們微笑，然而，偉大的基督！  
我們受折磨的靈魂向你痛哭。  
我們歌唱，我們跋涉的道路那麼艱難，  
我們前面的路程異常遙遠；  
但是不必讓世人知道我們的心情，  
我們戴着假面具。

## 你要說什么呢？

小考特尔

小考特尔(Joseph Seamon Cotter, Jr. 1895—1919),生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尔。自幼体弱,在大学讀書时因肺病而停学。在他死去的前一年,出版了詩集“吉狄昂的乐队”。

来啊,弟兄!  
我們一起去找上帝。  
我們站在他面前的時候,  
我要說——  
“主啊,我不憎恨別人,  
別人偏偏憎恨我。  
我不鞭打別人,  
却时时挨鞭打。  
我不貪得別人的土地,

我的土地被霸占。  
我不嘲弄别的种族，  
我的种族却受嘲弄。”  
弟兄啊，你要说什么呢？

•

## 厌 倦

丰顿·约翰逊

丰顿·约翰逊(Fenton Johnson, 1888—), 生于芝加哥, 在那里读公立中学和芝加哥大学。十九岁时曾在该城的培金剧院上演他自己创作的戏剧。1914年, 他的第一部诗集“小小的梦想”出版了。1915年和1916年, 相继出版了“黄昏的幻影”和“泥土之歌”; 1920年, 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最黑暗的美国的故事”。他曾编过几种小型的文学杂志。

我厌倦工作; 我厌倦缔造别人的文化。

让我们休息一下吧, 我的莉西·琴。

我要到“最后机会酒吧间”喝一、两加侖杜松子酒, 擲擲骰子, 然后就在酒吧间老板麦克的大酒桶上过夜。

让古老的木屋腐烂吧, 让白人的衣服污秽如

尘, 让“基督受难浸礼教会”沉沦到无底的深渊吧。

这样度过你的白天——全然忘记你已和我结婚; 这样消磨你的夜晚——一心去寻找温热的杜松子酒, 那是麦克专为“最后机会酒吧间”后面的女人们预备的。

把孩子们扔到河里去吧; 文化给了我们过多的子女。最好在你没有长大成人, 没有发现你是黑人的时候, 便已死去。

既然星辰标志着我们的命运, 干脆把它们从天上摘下来。

我对文化感到厌倦。

## 美 国

克劳德·麦开

克劳德·麦开 (Claude McKay, 1891—1948), 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他的父亲是农民, 哥哥是乡村小学的校长。麦开是在他哥哥的学校受的初等教育。他曾跟桌椅匠、车匠作学徒。1911年, 出版了他用方言写的诗集“牙买加之歌”。一年后, 他到美国去读书; 以后到了纽约, 并开始往杂志上投寄诗稿发表。1919年, 他到了欧洲; 1920年, 他在伦敦出版了一部诗集“罕布什尔的春天”。“哈莱姆(黑人区)的暗影”是他最著名的诗集, 于1922年出版; 同年他访问了苏联。此后, 他又到欧洲住了十多年。在此时期, 他写了許多散文, 其中有“回到哈莱姆”(1928), “五弦琴”(1929), “金特城”(1932), “香蕉树根”(1933), “远离家乡”(1937), 和“哈莱姆: 黑人京都”(1940)。

虽然它用痛苦的面包养活我，  
它恶虎般的利齿插进我的喉咙里，  
窃取着我的生命，但我要承认  
我爱这折磨我青春的文明地狱！  
它的精力海潮一样涌进我的血里，  
给我力量来抵抗它对我的憎恨。  
它广大的幅员象洪水巨流，将我的生命冲击。  
然而，象造反者面对着威严的皇帝，  
我站在它的墙内，  
没有丝毫恐惧、恶感和嘲弄的话语。  
我朦朧地注视着未来的时日，  
我看到它巨大的花岗岩建筑奇迹，  
在“时间”准确的手的摸抚下，  
象无价之宝沉进沙漠里。

## 如果我們必須死

克勞德·麥丹

如果我們必須死，決不要象  
被追趕，被關在圈里的豬一樣，  
讓那些瘋狂的餓狗圍着我們狂吠，  
嘲弄我們可咒的下場。  
如果我們必須死，就要死得高貴而聖潔，  
這才不至白白洒下我們寶貴的鮮血；  
雖則我們死了，與我們交鋒的凶暴敵人  
却不能不崇敬我們！  
啊，弟兄們！我們必須迎擊我們的公敵！  
雖然敵我眾寡懸殊，我們定要英勇無比，  
對敵人千次的打擊狠狠還他致命一擊！  
我們面前就是敞開的墳墓，那有什麼關係！  
我們面對着殘暴而胆怯的匪幫，  
要象男子漢一樣，被逼到牆根，還要誓死頑抗！

## 私 刑

克劳德·麦开

他的灵魂已随着烟火昇天。  
他的天父，通过最痛苦的道路  
再度将他收回到自己的怀里；<sup>①</sup>  
他可怕的罪恶仍未得到宽恕。  
一颗孤独的明星，  
（也许就是那颗引导过他的星星，  
终于弃绝了他，任他受命运的疯狂戏弄）  
整夜惨憺地照着那摇摆的焦炭似的尸体。  
天亮了，杂乱的人群立刻就要争看  
这在阳光下飘盪的可怕尸体，  
白人妇女争先恐后地观看，却没有一人  
在她钢蓝色的眼里露出悲悽；  
白人孩子，这些未来的私刑执行者，  
围着可怕的尸体在跳舞，恶魔一样欢天喜地。

---

<sup>①</sup> 按基督教的说法，人死之后便回到上帝那里去。

## 写于黑塔

康蒂·庫仁

康蒂·庫仁 (Countee Cullen, 1903—1946), 生于紐約, 并在紐約公立学校讀書。他在中學讀書時便成了詩人。他在紐約大學讀書時, 得過詩歌獎金。后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25年, 他出版了第一卷詩集“色彩”, 此后相繼出版了“棕色姑娘的歌謠”(1927)、“銅色的太陽”、“黑色的基督”(1929)、“去天國的道路”(1932, 小說)、“米迪亞和其他的詩”(1935)、“失去的動物園”(1940)、“我的九種生活以及我怎樣失去它們”(1942), 等等。1927年, 他編過一本美國黑人詩選“歡唱的黃昏”; 又和阿尔那·彭田斯(黑人作家)合作將彭田斯的小說“圣·路易斯婦女”改編成劇本。

我們不能永遠播種,  
趾別人收獲熟透的果實的黃金般的利潤,

我們不能永遠默默地容忍  
小人物這樣卑視他們的同胞弟兄；  
別人酣睡的時候，我們不能永遠地  
用柔美的笛音撫慰他們，  
我們不能永遠屈服于狡猾而殘酷的人；  
我們生來不是為了永遠哭泣。

夜以黑色胸脯將赤裸的白色星星襯托出來，  
夜並不因黑暗而不可愛，  
白天，有的苗芽不能開花，  
它的枝葉卷縮，悽然凋零，  
所以我們也把流血的心隱藏在黑暗里，  
等待着，培育着我們受苦的種籽。

# 大地儿子之歌

吐莫尔

吐莫尔 (Jean Toomer, 1894—), 生于华盛顿。曾在威士康辛大学、纽约大学读书。1918年, 他决定从事文学生涯, 他的诗歌、短篇小说、小品文逐渐发表在杂志上。这些作品在 1923 年都收入“甘蔗”一书中。

哦, 把临别的灵魂倾进歌声中,  
哦, 把临别的灵魂倾进锯末燃烧的火光中,  
今夜, 把那个灵魂倾进弥漫着天鹅绒一样的松烟  
的空气中,  
让回响的山谷传扬歌声,  
让回响的山谷传扬歌声。

哦, 大地和泥土啊, 红色的泥土和苏合香树啊,  
你那里青草这样稀少, 而青松到处布满,

而今，就在一个时代的太阳沉落之前，  
你的儿子，我已及时回到你的身边，  
你的儿子，我已及时回到你的身边。

我说及时归来，因为一个善歌的奴隶民族

头上的太阳

虽然正在西沉，但还没有落尽，  
哦，泥土啊，我虽然来晚了，但还来得及  
追上你即将离去、再也不能相见的灵魂，  
追上你即将离去、再也不能相见的灵魂。

哦，黑奴们象熟透的深紫色的李子，  
受尽压榨，在充满松木香的空气里就要破了，  
就要死了，

在他们剥光这棵老树之前，  
为我留下了一颗李子，一粒种子变成了

一支永恒的歌，一棵唱歌的树，  
柔和地歌唱着奴隶的灵魂，  
歌唱着他们过去和现在对我是怎样的，  
柔和地歌唱着奴隶的灵魂。

## 黑人談河流

(獻給杜波依斯<sup>①</sup>)

朗斯敦·休士

朗斯敦·休士(Langston Hughes, 1902-), 生于密苏里州的乔普林。他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黑人作家。幼年时曾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公立中学讀書, 后随母移居到克里夫兰, 1920年在那里讀完中学。第二年, 他到墨西哥去了, 回来之后, 进了哥倫比亚大学; 只讀了一年, 便开始自謀生活, 原来在紐約一带工作, 以后曾沿着非洲海岸流浪。他到过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 他做过水手、厨師、門房。他的詩作在此时期已开始在“危机”等杂志上发表。此后他回到了华盛顿, 在旅館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写詩天才是被詩人林德賽发现的。1929年, 他毕业于林肯大学, 曾获得多种詩歌奖金。他到苏联旅行过; 1937年来到我国; 他到过內战中的西班牙。

他的作品很多, 有小說“不是沒有笑的”

(1930),“黑人母亲”(1931),短篇小说集“白人的行径”(1934),自传作品“大海”(1940),“一个单纯人的发言”(1950)。诗集有“恼人的忧郁”(1926),“给犹太人的美丽衣服”(1927),“亲爱的死神”(1931),“作梦者”(1932),“新歌”(1938),“莎士比亚在哈莱姆”(1942),“奇妙的田野”(1947)等。此外,他在“工人日报”、“新群众”上发表了許多革命诗歌,如“给南方的一封公开信”、“关于列宁的故事诗”、“西班牙之歌”等。他的诗有很多已制谱配曲。

我熟悉河流:

我熟悉象世界一样古老,比人类脉管中的血液更古老的河流。

我的灵魂象河流一样深沉。

当曙光初昇的时候,我曾在幼发拉底河沐浴。  
在刚果河畔我搭起茅屋,河水潺潺撫我入眠。  
我俯望着尼罗河,在河岸上建起金字塔。  
当亚伯·林肯顺流而下新奥尔良的时候,我听见密西西比河在歌唱,我看见它混浊的

胸膛在夕阳中泛着金光。

我熟悉河流：  
那些古老幽黑的河流。

我的灵魂象河流一样深沉。

---

① 杜波依斯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bois, 1868—), 美国黑人历史学家, 著名的教授, 杰出的和平战士。现在是美国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

## 銅痰盂

朗斯敦·休士

茶房，刷淨這些痰盂。

底特律，  
芝加哥，  
大西洋城，  
棕櫚灘。

刷淨這些痰盂。

旅館廚房里的蒸汽，  
旅館休息室的烟氣，  
旅館痰盂中的痰液：  
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嘿，茶房！

一个銀币，  
一角銀币，  
一块錢，  
一天两块錢。

嘿，茶房！

一个銀币，  
一角銀币，  
一块銀元，  
两块錢  
給孩子买鞋，  
付房租。  
星期六上酒吧，  
星期天去教堂。  
我的上帝啊！  
孩子，酒吧，教堂，  
女人，星期六，

这一切都和这些镍币，银元混杂在一起。  
和刷净痰盂，付房租混杂在一起。

嘿，茶房！

一只明亮的铜盘上帝看来是美丽的。  
擦得亮光光的黄铜器，  
象大卫王舞蹈队的铙钹，  
象所罗门王的酒杯。

嘿，茶房！

一只洁净的痰盂放在神坛上。  
一只刚刚擦亮的洁净的痰盂——  
至少我能将它献上。

来啊，茶房！

## 替一个黑人姑娘作的歌

朗斯敦·休士

在南方狄克西地方，  
(我的心儿已碎，悲断愁肠)  
他们把我年少的黑人情郎，  
吊死在十字路口的树上。

在南方狄克西地方，  
(他受伤的身体高挂在空中)  
我问过白色的救主耶稣  
警告啊有什么用。

在南方狄克西地方，  
(我的心儿已碎，悲断愁肠)  
爱情是一个赤裸的影子，  
挂在多节而赤裸的树上。

## 讓美国重新成为美国

朗斯敦·休士

让美国重新成为美国。  
让它成为人们的梦想，象以往那样。  
让它成为荒野的开拓者  
寻求着自由的家乡。

(美国从来就不是我的美国。)

让美国成为梦想家的美梦——  
让它成为伟大、富强、充满爱的国家，  
那儿永远没有国王或暴君阴谋策划  
使你受到上层的欺压。

(美国从来就不是我的美国。)

啊，让我的国土成为  
生活自由，机会均等的国土，  
那儿，“自由”没有戴上虚伪的爱国的花冠，  
连我们呼吸的空气都充满了平等。

（在这“自由人的故乡”，  
我从来没有得到平等和自由。）

“说吧，你们这些在黑暗中喃喃不平的是谁？  
那用面纱遮住星光的是谁？”

我是受骗的、被驱逐的穷苦白人，  
我是带着奴隶烙印的黑人。  
我是从土地上被赶走的红种人，  
我是外来的移民，紧紧抓住我追求的希望——  
而我在这里见到的是同样古老而愚蠢的秩序：  
狗咬狗，强凌弱。

我是充满力量充满希望的青年，  
被这些古老的无穷的锁链缠绕着：

利潤, 权势, 利慾, 霸佔土地!  
搶奪黃金! 搶奪生計!  
勞役別人! 剝奪工資!  
貪得无厭占有一切!

我是农民, 土地的奴隶。  
我是工人, 卖給了机器。  
我是黑人, 你們一切人的仆役。  
我是人民, 卑微, 飢餓, 低賤,  
縱有梦想今天还在挨餓,  
仍受踐踏——啊, 拓荒者!  
我是从未出头的人,  
多少年来一直被出卖的最穷苦的工人。

然而我是做过建国之梦的人,  
在旧世界<sup>①</sup> 我給帝王做农奴的时候,  
我就做过那样坚强、英勇而真实的梦,  
甚至今天它那非凡的英勇气势  
依然在每块磚中歌唱, 在每块石头中歌唱,  
在每条翻起的犁沟中歌唱,

使美国形成了今天的模样。  
哦，为了寻找理想的家园——  
我是最早远渡重洋大海的人，  
我离开了黑暗的爱尔兰海岸，  
我离开了波兰平原，英格兰草地，  
我离开了黑人的非洲海岸，  
来到这里，为了建设“自由人的故乡”。  
是自由人嗎？

誰說是自由人？不是我說的吧？  
是今天千百万靠救济过生活的人說的嗎？  
是我們罢工时被枪彈射倒的千百万人說的嗎？  
是得不到报酬的千百万人說的嗎？  
对于我們做过的一切梦，  
对于我們唱过的一切歌，  
对于我們怀抱的一切希望，  
对于我們悬挂的一切旗帜，  
除了今天几乎已幻灭的梦想，  
我們得到了什么！

啊，让美国重新成为美国吧——  
它从来不曾成为，  
但是它一定会成为——人人都自由的国家。  
这个国家是我的——穷人的，印第安人的，  
我的——  
是我们创建了美国，  
用我们的血汗、信仰和痛苦，  
用我们在工厂做工的手，在雨中耕耘的犁，  
我们一定要恢复我们伟大的梦想。

当然，你可任意用丑恶的名字称呼我——  
但是自由的纯钢决不会受玷辱。  
从那些象虫子一样的寄生者手里，  
我们必须收回我们的土地，  
美国啊！

啊，是的，  
坦率说吧，  
美国从来不是我的美国，  
然而我发誓说——

美国一定会成为我的美国！

从虐待、罪恶死亡的廢墟中，  
从搶奪、貪污腐化、盜竊、欺詐中，  
我們人民必須收回  
土地，矿山，工厂，河流，  
必須收回群山和无际的平原——  
这綠色各州的所有的辽闊土地——  
我們必須重新締造美国！

---

① 旧世界，指欧洲大陆。

## 我也歌唱美国

朗斯敦·休士

我也歌唱美国。

我是黑色的弟兄。

客人来了，

他们打发我到厨房去吃饭，

我却大笑，

我吃得很饱，

长得很健壮。

明天

客人来了，

我要坐在餐桌前。

没有人

敢对我說:

“到厨房去吃。”

并且,

他們看到我这么壮美

怎不感到羞愧——

我,也是美国。

## 照不見身影

沃侖·康內

沃侖·康內(Waring Cuney, 1906—),生于華盛頓。曾在華盛頓的公立中學、哈佛大學、波士頓的公立新英格蘭音樂學校讀書;他在羅馬學過唱歌。在他還是學生的時候,便開始往雜誌上投寄詩稿,並在詩歌比賽中得過頭獎。此後他的抒情詩時常發表在雜誌和詩選中。他的詩有的已配曲錄音。

她不知道  
自己的美麗,  
她覺得她棕色的身體  
值不得夸耀。

如果她能夠  
在棕櫚樹下。

赤身跳舞，  
在河水中照見自己的身影，  
她就会知道自己的美丽。

但是街道上  
沒有棕櫚樹，  
洗碟子的脏水照不見身影。

## 黑人儿

弗兰克·郝仁

弗兰克·郝仁(Frank Horne, 1899—), 生于纽约。曾先后在公立中学、纽约大学、北伊利诺眼科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他在工业学校教过书。他的诗歌曾发表在杂志和诗选中。

小小黑孩儿

跑在大街上，

“黑人儿，黑人儿永不死亡

亮亮的眼睛黑脸膛，

黑人儿……黑人儿……黑人儿。”

汉尼拔<sup>①</sup>……汉尼拔

乘胜杀过阿尔卑斯山

把傲慢的羅馬人都打垮，  
帶着他們的頭顱奔回家——  
“黑人兒……黑人兒……黑人兒……”

奧賽羅<sup>②</sup>……是黑人  
打起仗來真無比  
听了雅各的話，  
叫他妻子是妓女——  
“黑人兒……黑人兒……黑人兒……”

克利斯帕斯……阿塔克斯<sup>③</sup>  
子彈打進他胸膛，  
為自由洒下的鮮血  
順着內衣往下淌，  
“黑人兒……黑人兒……黑人兒……”

都桑……都桑<sup>④</sup>……  
戰鬥起來象魔王，  
打得法國人望風逃，  
他的人民得解放——

“黑人儿……黑人儿……黑人儿……”

基督……基督……

上帝之子啊！

——人家啐他的臉，

——把他釘死在十字架，

“黑人儿……黑人儿……黑人儿……”

小小黑孩儿

跑在大街上——

“黑人儿，黑人儿永不死亡，

亮亮的眼睛黑臉膛，

黑人儿……黑人儿……黑人儿。”

---

① 汉尼拔(紀元前 247—183)，迦太基的名將。他曾領兵跨越阿尔卑斯山，大敗羅馬人于特刺俾河等地。

② 奧賽罗是莎士比亞的悲劇“奧賽罗”中的主人公。他听了雅各的謊言，誤認他妻子对他不忠實，将她杀死。后来他明白了真象，异常悔恨，遂杀死雅各。最后他自杀而死。

③ 克利斯帕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 1723?—

1770), 黑人領袖。因領導民眾起義而被英國兵殘酷鎗死。

- ④ 都桑(Toussaint L'ouverture, 1743—1803), 西印度群島中海地島的黑人將軍和解放者。他的父母是非洲的奴隸。他在奴隸起義運動中起過很大的作用。他曾極力反對拿破崙重建奴隸制度的企圖, 後被判罪, 押送法國, 死於獄中。

## 南方的道路

布 朗

布朗(Sterling Brown, 1901—),生于华盛顿。曾先后在华盛顿的中学、威廉学院、哈佛大学读书;以后在弗吉尼亚州神学院、费斯克大学、林肯大学教书,又在哈佛大学当英文教授。他的作品有诗集“南方的道路”(1932),“美国小说中的黑人”(1938),“黑人诗歌和戏剧”(1938)。他是黑人诗文集“黑人旅队”(1942)的编者之一。

抡起铁锤来——哎哟——  
孩子啊,要小心哟;  
抡起铁锤来——哎哟——  
孩子啊,要小心哟;  
伙计啊,不要忙,  
活儿多得很。

炉火扯去了——哎哟——  
我这黑人的心；  
炉火扯去了——哎哟——  
我这黑人的心；  
伙计啊，打铁毁了我这一辈子，  
岂止毁了我这一辈子……

我的女儿流落在街头——哎哟——  
我儿子也走了；  
我的女儿流落在街头——哎哟——  
我儿子也走了；  
伙计啊，我老婆进了医院，  
小孩儿还没有生下来。

我老爹爹死了——哎哟——  
临死还骂我；  
我老爹爹死了——哎哟——  
临死还骂我；  
伙计啊，我的妈妈

哭訴着她的不幸。

他們給我戴上手銬腳鐐——哎喲——

后面還跟着看守；

他們給我戴上手銬腳鐐——哎喲——

后面還跟着看守；

伙計啊，不管我做什么，

心里總想着墜了鐵球的腳鐐。

白人對我說——哎喲——

你死了要入地獄；

白人對我說——哎喲——

你死了要入地獄；

孩子啊，我自己知道，

用不着他們告訴我。

苦役隊<sup>①</sup>——哎喲——

永遠不放我走；

苦役隊——哎喲——

永遠不放我走；

伙計啊，那无家可归的可怜孩子  
永远……

- 
- ① 苦役队，是美国虐杀黑人的一种极残酷的手段：把一大队黑人穿上囚衣，颈上脚上都用很粗的铁链锁起来，前后再用铁链彼此连成一串。监工鞭打着他们，强迫他们不停歇地做苦工。

## 老萊木

布 朗

我和老萊木談着

老萊木說：

“他們秤棉花

他們貯藏糧食

我們只配

耕耘土地；

他們經營糧食

他們記賬

我們受了騙

還得感激他們；

那些架子十足的記賬員

大聲喊着我們的名字

我們必須稱呼

細長的毛孩子為先生

他們在我們的錢數上

搗鬼耍花招

我們还得弯腰鞠躬

對他們說：‘謝謝你，先生。’

他們不是一個一個地來

他們不是兩個兩個地來

而是十個十個地來。

“他們有法官

有律師

有陪審官名單

有法律

他們不是一個一個地來

他們有警察局長

有代表

他們不是兩個兩個地來

他們有獵槍

有繩子<sup>①</sup>

據說，結果是

我們得到了正義

他們是十个十个地来。

“他們手里攥着錢

傲目高視

我們張着手要錢

哪能不垂下眼皮

他們不是一个一个地来

他們有男子汉气概

他們有勇气

他們不是两个两个地来。

我們只好偷偷溜开

象夹尾巴狗一样。

當我們連狗都不如的時候他們燒我們

當我們做了人的時候他們還是燒我們

他們是十个十个地来……

“我有一个伙伴

六英尺高

肌肉丰满

勇敢无双

他們不是一個一個地來。  
我那個伙伴工作、戰鬥起來  
任何人都比不過他，兩個人都比不過他  
他們不是兩個兩個地來  
我的伙伴在官吏面前  
多說了一句話  
他們限他一天之內  
離開本州。  
他不甘心離開。  
他說：‘你們來逮我吧。’  
他們來了把他抓走。  
他們是十個十個地來。  
以前他住在本州——  
現在他死了，埋在那裡。

他們不是一個一個地來  
他們不是兩個兩個地來  
而是十個十個地來。”

---

① 在美國，用獵槍打死黑人，用繩子吊死黑人，是殘暴的  
白人对黑人慣用的私刑。

## 堅強的人們

布 朗

堅強的人們繼續前進

——桑德羅①

他們強拉你們離開自己的故土，  
把你們連鎖在一起，  
塞進肮髒的艙口，象重迭起來的匙子，  
他們販賣你們，為了幾個紳士的安逸。

他們馴服得你們象牛一樣，  
鞭打你們，  
在你們身上烙下火印，  
使你們的婦女成為專門生養孩子的人，  
用私生子增加你們的人數……  
向你們宣揚他們自己污辱了的宗教。

你們唱着：

一点一点地繼續前進  
象尺蠖的幼虫一樣……

你們唱着：

不要多久  
我就要卸下這重担……

你們唱着：

孩子們，一塊走吧，  
不要厭倦……

堅強的人們繼續前進  
堅強的人們越來越堅強。

他們驕傲地指着你們替他們修築的道路，  
愜意地奔馳在你們為他們鋪設的鐵軌上。  
他們交給你們鐵錘，命令道：  
“天黑以前干完這些工作。”

你們唱着：

伙計啊，在这个國家  
沒有一把鐵錘  
能象我的鐵錘這樣敲打，  
能象我的鐵錘這樣敲打。

他們把你們關進廚房，

圈在工廠，

將他們不屑做的工作交給你們，  
他們竭力將骯髒和不幸推給你們  
這樣保證他們的幸福。

你們唱着：

我和我的孩子就要出頭了，出頭了，  
我和我的孩子就要出頭了，出頭了。  
堅強的人們繼續前進，  
堅強的人們越來越堅強……

他們收買了你們的一些領袖

你們絆倒了，象瞎子一樣……  
他們用異常溫柔的聲音誘惑你們……  
你們跟着他們走了一段路  
於是照例地笑了。

他們聽見笑声感到驚恐；  
他們心里总是嘀咕；  
却不愿承認內心深处的恐懼……  
    堅強的人們繼續前進  
    堅強的人們越來越堅強……

從他們禁閉你們的  
那些貧民窟里，  
從他們還沒有奪去的  
那些小小的茅屋里——  
有什麼動靜傳了出來，  
使他們感到不安和恐懼？  
今天他們對你們喊着禁令：  
“不許你們這樣”  
“不許你們那樣”

“只許白人有特權”

于是你們笑了。

只有一件事他們不能禁止——

堅強的人們……在前进

堅強的人們越来越堅強。

堅強的人們……

越来越堅強……

---

① 桑德堡(Carl Sandburg, 1878—), 美國作家, 詩人。

## 南方产棉区的画像

戴維斯

戴維斯(Frank Marshall Davis, 1905—), 生于堪薩斯州的阿肯色城。在那里讀完小学、中学后,入堪薩斯州大学学新聞。他先后在几个报社任編輯。他的作品有“黑人的詩”(1935),“我是美国黑人”(1937),“四七号路”(1948)。

画家們,听我說

我要一張飢餓的黑人画像

我要一張飢餓的白人画像

画出他們正在黑土地上殘酷地搏斗

他們的臉上燃燒着憎恨之火

在画幅上方,画一个

有錢的庄园主——地主站在那里

他血紅的手里握着一根鞭子

口袋里的錢鼓脹着——

那是从搏斗者的破裤子里掉出来的  
我把这幅画叫做  
“南方产棉区的画象”。

玉米面包，卷心白菜，里脊，  
粘糖浆，肥大的山芋  
它们从来不管是誰食用它們。  
那比庄园主老婆势利的臉更惨白的  
裂开的棉桃  
当黑人佃农的手触摸它們时  
永远也不畏缩。  
当象鼻虫<sup>①</sup>来的时候  
它們并不派遣前哨  
先在門窗外面偵察  
也不会回来报告  
“这是一块有特权的地方  
我們只能从旁边走过  
我們只吃黑人的棉花。”

当死神

乘着流綫型的跑車在飛馳  
或是當死神拄着古老的拐杖跛行在大地上  
它從來不顧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界綫；  
飢餓、窮困、疾病、災難  
同樣都不尊重“白人优先”的社會傳統  
它們不分皂白地拾取那些受難者  
從不把白人排在前面  
黑人排在後面——  
然而在其他方面  
生活的河流  
公然沿着各自的河道在奔流。

雕刻你自己的上帝的神象吧。  
把他雕刻得和白面金髮碧眼的  
古代北歐帝王一樣！  
把他雕刻成製造種族隔離的天國之王  
在低垂到地面的天國邊沿  
在金灰色的鐵軌旁邊  
他用繩子圈出一塊黑人區域  
那兒將永遠住着

善良的黑人  
他們為了在南方美以美會的  
那些兄弟姐妹感到自卑。  
否則  
就把你的上帝雕刻成復仇之神  
在地獄的烈火中  
懲罰那些施私刑的人，殺人犯警察局長，  
懲罰那些合謀的地主，趕着奴隸的監工  
而今天的黑人基督徒  
凝望着他們無邊的痛苦  
然後穿過天國金黃的街道  
來到最繁華地區的  
最宏大的廳堂  
在那兒  
飽餐蜂蜜和牛奶<sup>①</sup>  
就象牧師  
在黑人狹小的教堂里所說的那樣。  
在白人和黑人之間  
當然  
沒有社交來往

这是絕然不堪想象的  
哦,事实果真如此。  
然而  
某市长的妻子  
却定期去看艾特兰塔专科医生  
因为她从丈夫那里傳染了梅毒  
她的丈夫是被混血儿、年輕的厨娘  
傳染的,  
厨娘是被警官傳染的  
警官是从他的洗衣妇那里接受来的  
洗衣妇是被本地最富的农场主的  
浪蕩公子染上的  
这个浪蕩公子  
昨天晚上  
帶領着一群匪徒  
吊死了黑人私生子——  
因为他突然闖进了  
一个农妇的住房——  
但是  
如上所述

黑人和白人之間沒有社交來往……

這裡沒有社會主義者或共產黨人在徘徊。

“南方佃農協會”在官方看來

是一種“嚴重威脅”

這裡有最充份的民主

在“土生的美國人”之中

才有“國家的棟樑”

他們不會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

有“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

“人人可以做總統”

“機會均等”

這些，翻譯出來是——

富人越來越富

大農場主的土地越來越多

他們控制着土地和市鎮

主宰着他們的傀儡官吏

以種族仇恨的筵席

喂養白人佃農的靈魂

用微少的面包渣兒喂養白人佃農的枯瘦身體

大農場主和富人們知道  
種族仇恨的筵席  
可以麻木白人佃農的思想  
使他們忘記自己的苦難。

因此，飢餓的窮苦的白人  
瞧不起鄰居的黑人  
他們心里充滿了慘白的优越感  
他們住在破敝的  
肮脏的木屋里  
那兒是蠱魚，毒虫，老鼠喜歡常去的地方  
那兒聚集着面黃肌瘦的孩子們  
“貧窮”睡在前面的門階上  
那兒的人們象困在將被海水沖掉的島嶼上  
受着官吏的奴役；  
他們漸漸死去，象垃圾一樣被扔進咧嘴而笑  
的坟墓里，  
他們被虫蝕的骨头  
靜靜地躺在  
白人的墓地

即使死了也要与黑人隔开  
象他們的祖先那样。

不管手无分文的佃戶  
交納的租子包含着多少血汗——  
一心抓錢的地主从不放过分毫  
而白人和黑人  
必須有不同的待遇  
不同的公共机关。  
穷苦的白人的学校  
放开了潮水一般  
反对黑人的宣傳  
而在黑人孩子們住的  
下陷的校舍里  
只有手工、习字的課程  
在拾棉花和种地之余  
略微学些笔算。  
当然  
那些官吏  
必須严防

不要把監獄造得太堅固  
否則  
勞凶極惡的施私刑的人  
就會感到不便。  
現在  
有人說  
沒有選舉權的黑人永遠得不到  
與他們繳納的捐稅相稱的報酬。

既然有這麼多的黑人  
被捕入獄  
既然只許白人控告黑人  
既然州里的衙門  
要在監牢、苦役隊方面付出費用，  
他們確實用了  
他們分得的公款——  
用數學和邏輯  
也不能和他們爭辯。

日出時

黑人佃农、白人佃农  
黑人短工、白人短工  
到广阔的田野去了——  
留在身后的是木头小屋和粗木板搭成的窝棚  
他们弯腰驼背  
象长久受虐待的猫一样  
慢慢地摘着棉花  
再把灰白的棉花  
塞进张着大嘴的麻袋——  
这是为了“南方最大的工业”——棉花的柔软身体  
准备的便于携带的坟墓。  
同时，站在他们身旁的  
那些监工  
却在摘取受损害的雇工们的灵魂  
窒息着他们的精神  
直到他们  
精疲力尽，没有用了  
便被塞进等待他们的墓穴——  
那是南方产棉区的  
另一种工业。

啊，你們这些改造美国的人  
你們这些社会改革的倡导者  
这里是沃土  
这里有奠国的基石。  
然而尽管人們辛勤耕耘，收获的却是憎恨和  
    贫穷。  
他們自己不会改革现状  
黑人缺乏勇气  
穷苦的白人沒有头脑  
那些大地主要維持现状。  
你們这些进步的弟子  
你們这些前进的弟子  
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人、共和党人  
看看今天的图画吧——  
它并不美观啊。  
油画的顏料滿得要溢出来  
一幅簇新的画布已准备好了。  
难道你会說，  
“这并不是我的事”

你会不会这样描绘这个地区  
好让它画象适合  
“理想美国”的  
那阳光照亮的大厅？

---

① 象鼻虫，棉花害虫之一。

② “圣经”上称，迦南（今之巴勒斯坦一带）是流着蜂蜜和牛奶的理想乐土。

# 黑色交响乐

托路遜

托路遜(Melvin B. Tolson, 1898—), 生于米苏里州莫勃勒。毕业于林肯大学, 后入哥倫比亞大学, 得到文学硕士学位。1944年, 出版了他的诗集“和美国会见”。后来他到兰斯敦大学做英文教授。

## 1

中速稍快

黑人克利斯帕斯·阿塔克斯<sup>①</sup> 教导我們

舍身取义, 杀身成仁

早于白人帕特里克·亨利<sup>②</sup> 的軍号

发出响彻天地的

呼声:

“不自由啊，毋宁死。”

从那一天到现在

为了民主和正义

强悍的黑人一直在斗争

他们有钢铁般的信念

公理定能战胜不义

时间定会带来世界大同。

班戈<sup>③</sup>的鬼魂现在不会起来

和我们对抗

不会指责我们用暴君的靴子践踏别人

不会指责我们把荆棘之冠

硬加在劳工的头上，

不会指责我们蹂躏掠夺别的国家。

## 2

### 徐纓庄严

几百年来深藏在我們声音中的悲愴

使广大的白人世界感到悽涼，

我們陰郁的旋律的魔力  
召來南北美戰爭以前那些年代的鬼魂。

在那象痛苦的坟墓一樣的販賣奴隸的船上  
黑奴們唱着“再過一道河”④，  
在叢林的沼澤里  
黑奴們唱着“溜到耶穌那里去”⑤，  
半夜里，在奴隸的囚欄里  
黑奴們唱着“耶穌受難”⑥，  
在死亡籠罩的木屋里  
黑奴們唱着“可愛的車啊，慢慢走”⑦  
在南方奴隸主的竹叢里  
黑奴們唱着“摩西，下來吧”⑧。

### 3

#### 緩慢連綿

他們叫我們忘記  
我們腳踏的各各他⑨……  
我們被狠狠鞭打，

头上标着价碼。  
那些給我們戴上镣铐的人  
要我們唱一支歌，  
那些糟蹋我們的人  
要我們寬恕他們的罪惡。

他們叫我們忘記  
民主被踢开。  
他們叫我們忘記  
“人权宣言”被焚燒。  
我們做了三百年的奴隶，  
今天还在做奴隶，受痛苦：  
我們的骨头和血肉在反抗，  
他們却叫我們忘記！

哦，我們怎能忘記  
我們的权利被否決？  
哦，我們怎能忘記  
我們的人性受尽摧殘？  
当正义受到玷污

我們的抗議遭到辱罵  
當自由的大門被關閉  
哦，我們怎能忘記？

4

恢復原速

新黑人穿着能跨越百里的靴子<sup>①</sup>  
大踏步地走在北美大陸上……  
納特·吐諾<sup>②</sup>，為了自由而被絞死的烈士，  
約瑟夫·信奎茲<sup>③</sup>，阿米斯台德起義的黑人摩西，  
弗萊德瑞克·道格拉斯<sup>④</sup>，天主教的先知，  
索覺爾諾·杜魯茲<sup>⑤</sup>，林肯部隊的耳目，  
哈利特·塔布曼<sup>⑥</sup>，地下鐵路的聖·伯納，  
他們是今天的黑人的祖先。

5

稍慢

在這片國土上

誰也不會對今天的黑人講：  
是你們把拖拉機開上血污的大道，  
為“憤怒的葡萄”創造了“勞苦移民”<sup>④</sup>，  
有了你們才產生了貧民窟，  
那里生養了一個“土生兒子”<sup>⑤</sup>將新教徒的祖  
先<sup>⑥</sup> 贏得的土地玷污。

在這片國土上

誰也不會對今天的黑人講：  
是你們用“窮人致富”的謊言欺騙窮人  
把空空的飯桶留給工人。  
用不正當的選票將投票箱塞滿，  
正直人被你們煽惑的叫嚷弄得有口難言。

在這片國土上

誰也不會對今天的黑人講：  
是你們用金錢的閃電戰擊潰股票市場，  
把一億金幣賺到手上，  
假冒我們的基督教  
對民主橫加輕逸。

在这片国土上  
誰也不会对今天的黑人讲：  
当公民們酣睡时，你們秘密巡邏  
策动“第五纵队”去摧毁  
这个国家的基业，使它变成印着  
法西斯商标的撒哈拉大沙漠。

在这片国土上  
誰也不会对今天的黑人讲：  
是你们送出群蝇似的坦克，  
从炸药轰鸣的天空降下地狱，  
使机枪扫过的市镇布满腐烂的尸体——  
在这“无人区”里只有孩子們餓得哭啼。

## 6

### 进行曲速度

从文盲的深渊里，  
穿过谎言的迷宫，

跨过疾病的荒原……

我們前进!

从穷困的尽头,

穿过迷信的荒野,

跨过“歧視黑人主义”的障碍……

我們前进!

和全世界人民一起……

我們前进!

---

① 見“黑人儿”一詩注③。

② 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1736—1799), 美国革命的領袖。

③ 班戈是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佩斯”中的一个人物。班戈和麦克佩斯都是苏格兰軍中大将, 因战功受到国王邓根的奖赏。麦克佩斯得了爵位后, 暗害了国王, 篡夺了王位; 不久又阴谋杀死班戈, 班戈的鬼魂曾出现在麦克佩斯宴请群臣的酒席上。

④⑤⑥⑦⑧ 都是黑人的歌曲。

⑨ 各各他(Golgotha), 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之地, 墓地。

⑩ 童話中相傳有一種一步能跨百里的靴子。

- ⑪ 納特·吐諾(Nat Turner, 1800—1831), 美国奴隶的領袖。曾策划奴隶起义(1831年), 并暗杀了他主人的全家, 唤起邻近奴隶起义。后被俘, 惨遭絞死。
- ⑫ 約瑟夫·信奎茲(Joseph Cinquez), 不詳。
- ⑬ 弗萊德瑞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1817?—1895), 美国黑人作家及演說家, 竭力反对奴隶制度。
- ⑭ 索覺尔諾·杜魯茲(Sojourner Truth), 原为奴隶。她終生为黑人的解放运动奔走呼号。
- ⑮ 哈利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 原为黑奴。当她逃出了奴隶鎖鏈之后, 便千方百计解救黑奴。
- ⑯ “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是美国作家斯丹倍克的长篇小说, 以典型的农民約特一家的淒涼逃荒生活, 暴露了美国丑恶的现实。“穷苦移民”, 是指这部小说中所写的逃荒农民。
- ⑰ “土生儿子”(Native Son), 是美国黑人的作品, 内容是写芝加哥贫民窟里的一个黑人的生活遭遇。
- ⑱ 新教徒的祖先, 指1620年避英国教禍而到美国創普里穆斯殖民地的新教徒。

## 預 言

罗伯特·海登

罗伯特·海登(Robert Hayden, 1913—), 生于密西根州底特律城。他先后在底特律城的維諾大学和密西根大学讀書。1944至1946年在密西根大学英文系任助教。他的第一部詩集“尘埃內的心影”出版于1940年。1945年、1947年,他的詩歌曾在杂志和名詩选集中发表过。

他最后象孩子一样哭了。  
沒有鼓。沒有旗。  
那天早晨是最后的无名的早晨。  
他們不能把人民擋在  
那有密室、秘密樓梯,  
有城門和卫兵的城堡之外。  
被扭弯的樹上的叶子都已枯黃,  
迷雾卷着沙哑的哀歌

漫过山谷里被掠夺一空的城市的廢墟。

人們把他帶到垂死的廣場。

他象孩子一样哭着。

步枪宣布着“世界的毀灭”。

他倒下了，他的嘴啃着冰冷的泥土。

他躺在落叶和迷雾下，

终于不能为害人民了……

人們回到被破坏的城市

又开始了建設。

## 加布瑞尔

(因领导奴隶起义而被绞死)

夏伯特·海登

黑色的加布瑞尔啊，  
你正走向绞架，  
在这临终的时刻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  
成千上万的奴隶起来了  
从被人遗忘的坟墓里  
起来了，  
他们的伤口滴着火簇，  
滴落在奴役的土地上，  
他们身上的锁链以雷鸣般的音响  
将狄克西震撼得山摇地摆。”

加布瑞尔, 加布瑞尔,  
訣別的時間就要到了,  
在你臨死以前,  
你还有什么心愿?

“愿奴隶母亲的乳房  
哺育着起义,  
愿黑人  
永远永远不歇息,  
直到奴隶制度的柱石被劈碎  
傾倒在尘埃里,  
直到奴役的鎖鏈  
被鉄锈腐蝕得不留痕迹。”

加布瑞尔, 加布瑞尔,  
現在就是訣別的時辰,  
愿上帝照顧  
你那粗暴的灵魂。

“我发动的起义  
决不会徒劳，  
我发动的起义  
定会再度掀起风暴。”

加布瑞尔吊在绞架上，  
那是乌金闪烁着光芒，  
他的头颅  
象起义的火把一样。

黑人在哭泣，  
白人瞳目呆看：  
加布瑞尔是一把  
腾跃空中的宝剑。

他的灵魂  
从大地上飞过，  
他手里拿着一把剑，  
嘴里唱着一支歌。

## 演 說

罗伯特·海登

听我說, 白人弟兄們,  
黑人弟兄們, 听我說:

我看見那隻手  
拿着鼓風炬在焚燒  
那痛苦得扭動的黑色身體;  
我看見那隻手  
發出信號  
詛惡徒們向白人糾察員<sup>①</sup>開槍;  
那是同一隻手,  
弟兄們, 听我說,  
那是同一隻手。

听我說, 黑人弟兄們,

白人弟兄們，听我說：

我听見他們說了許多話——  
全是为了分化你們  
在你們中間安起一道鐵刺网，  
我听見他們說——  
“脏黑人，穷白人”  
这是同一个声音說的；  
弟兄們，靜心听我說，  
这是同一个声音說的。

---

① 糾察員，特指罢工时防止破坏罢工的人。

## 为了我的人民

沃尔柯

沃尔柯(Margaret Walker, 1911—),生于京斯敦城。幼年入教会学校。1935年,她毕业于西北大学,后来她在大学里任英文讲师。她的第一部诗集“为了我的人民”出版于1942年。

我的人民到处反复地唱着奴隶之歌:唱着轱歌、小调、哀歌和喜庆之歌,夜夜向未知之神祈禱,向无形的威力谦恭地跪拜;

我的人民把他们的力量贡献给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年代,他们洗啊、熨啊、做饭、打扫、缝啊、补啊、锄地、耕地、刨啊、种啊、修剪、拾掇、拉啊拖啊,他们永无所得,永无收获,永无所知,永不理解,我的游戏的好友们在泥土里,在阿拉巴马后院的沙土里,玩着受洗、祈禱、装医生、坐监狱、当兵、上学、当妈妈、做饭、看戏、开音乐会、开商店,玩弄头发,装扮成孔贝小姐,装扮成孔贝小姐的朋

友們；

在那愚昧的年代，我們進學校學習事理，學習解答，學習認識那些人，學習懂得地點、時間，我們記起那痛苦的时刻，那時我們發現我們是黑人，窮苦而渺小，和別人不同，沒有人為我們的成長感到驚喜，沒有人了解我們；

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不願上述一切而長大成人，他們歡笑，他們跳舞、歌唱、游玩、喝酒、信仰宗教、得到成功、和他們的游伴結婚、生兒育女，然後他們死于肺病、死于貧血、死于私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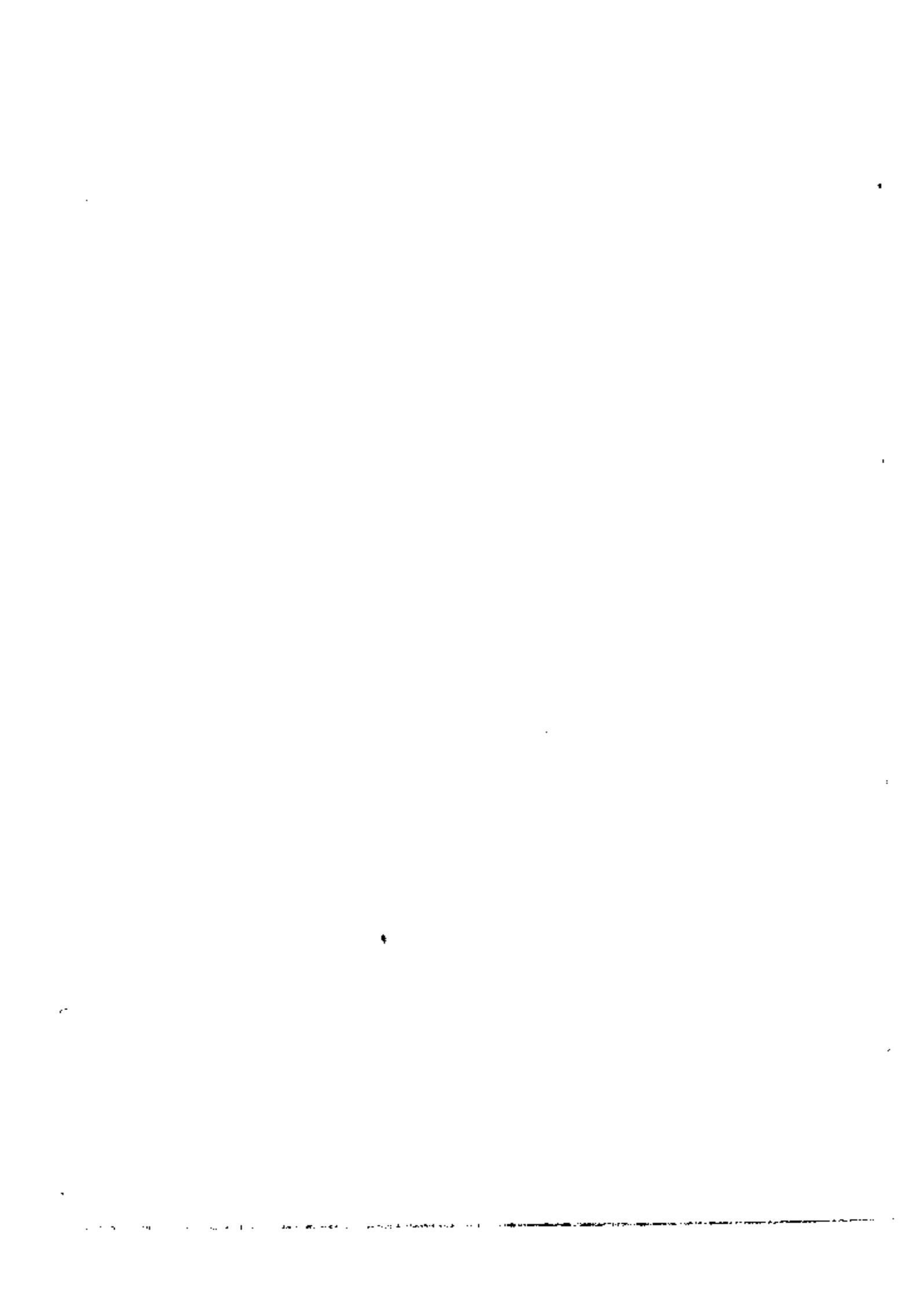
我的人民廝集在芝加哥四七號大街，廝集在紐約萊那克斯路和新奧爾良的鑾帕爾特大街，他們飄泊流浪，被剝奪了繼承權，被搶去財產，但幸福的人們却擁滿了酒館、舞場，別人的口袋需要面包、鞋、牛奶、土地、金錢和東西——需要我們自己的一切東西；

我的人民盲目地行走，散布着歡樂，蹉跎光陰，他們飢餓時睡覺，負重時喊叫，失望時喝酒，他們被高高在上的、無所不知的、幕後操縱的、嘲笑我們的那些傢伙捆住，扣上鐐銬，纏在一起；

我的人民在教堂、学校、俱乐部的阴暗处，在协会、  
社团、市鎮会、委员会、和常年大会会场的阴暗  
处，盲进、摸索、挣扎，被那些追求金錢和荣誉的  
寄生虫所苦惱，受了他們的欺騙，被他們吞食，  
我的人民被豪华风尚和“新奇”的容易打动人的  
力量所腐蝕，被虛假的預言和神圣的信徒們榨  
取膏血；

我的人民站起来了，目不轉睛地向前瞭望，极力想  
从混乱、伪善和誤解中开辟一条美好的道路，創  
造一个世界，能容納所有的人民，所有的种族，  
所有的男女和他們无尽的后代子孙；

为了我的人民，为了我的游伴，为了上述的那愚昧  
的年代，为了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让一个崭新  
的世界兴起吧。让另一个世界誕生吧。让那用  
鮮血赢得的和平写在藍天上。让英勇的第二代  
生长吧，让爱自由的人民成长吧，让那医治創伤  
的“美”和最后决斗的力量在我們心中跳动，在  
我們的血液中跳动吧。让我們写出战歌，让葬  
歌消灭。让新的人类现在就起来統治全世界。



# 民 歌

## 他从不抱怨

啊，他們拿鞭子趕他上山，趕他上山，趕他上山，  
啊，他們拿鞭子趕他上山，他从不抱怨，  
啊，他們拿鞭子趕他上山，他从不抱怨，  
他只是低着头流泪。

啊，他們給他戴上荆冠，戴上荆冠，戴上荆冠，  
啊，他們給他戴上荆冠，他从不抱怨，  
啊，他們給他戴上荆冠，他从不抱怨，  
他只是低着头流泪。

噫，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釘在十字架上，  
釘在十字架上，  
噫，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他从不抱怨，  
噫，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他从不抱怨，  
他只是低着头流泪。

噫，他們刺他的肋骨，刺他的肋骨，刺他的肋骨，  
噫，他們刺他的肋骨，鮮血滾滾流，  
噫，他們刺他的肋骨，鮮血滾滾流，  
他低下頭死了。

## 奴隶的鎖鏈

奴隶的鎖鏈終於打碎，打碎，打碎，  
奴隶的鎖鏈終於打碎，  
我一生把上帝贊美。

在山谷里，  
我跪着向上帝乞求；  
我把我的灾难忧愁告訴了他，  
請他幫我消灾解难除忧愁。

我告訴他，我怎樣在地牢里  
帶着鎖鏈受痛苦，  
告訴他我委屈地度过的日子，  
我受尽損害的肉体，我的痛苦。

奴隶的鎖鏈終於打碎，打碎，打碎，

奴隶的鎖鏈終于打碎，  
我一生把上帝贊美。

我知道我的基督聽見我祈禱，  
因為聖靈對我說：  
“孩子啊，你站起來吧，  
我也要拯救你。

“我指派了一位將領，  
統率我的大軍，  
把我的那些流血的人們帶來，  
不許丟失一人。”

奴隶的鎖鏈終于打碎，打碎，打碎，  
奴隶的鎖鏈終于打碎，  
我一生把上帝贊美。

## 瑪利啊，別哭啦

瑪利啊，別哭啦，  
瑪利啊，別嘆氣，  
法老<sup>①</sup>的軍隊都淹死了，  
瑪利啊，別哭啦。

在明媚的清晨，  
我展翅飛在空中，  
法老的軍隊都淹死了，  
瑪利啊，別哭啦。

一天早晨五點鐘，  
這古老的世界天搖地動，  
法老的軍隊都淹死了，  
瑪利啊，別哭啦。

你母亲留在这里做什么，  
这古老的世界对她这样无情，  
法老的军队都淹死了，  
瑪利啊，別哭啦。

瑪利啊，別哭啦，  
瑪利啊，別叹气，  
法老的军队都淹死了，  
瑪利啊，別哭啦。

- 
- ① 法老，古埃及的国王，他曾虐待以色列人。上帝命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的军队追至紅海，摩西向海伸杖，海水分开，露出陆地，以色列人过了紅海。而法老的军队追至海中，摩西又向海伸杖，海水陡至，法老的军队全都淹死。（見“旧約”“出埃及記”第十四章。）

##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小孩子們，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  
我早已搗垮这座房子。  
偉大的上帝啊，要是我能随心所欲，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小孩子們，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  
我早已搗垮这座房子。

哦，你讀了“聖經”，就会明白  
参孙<sup>①</sup>是最强壮的人，  
“聖經”告訴我上帝飞快向前行，  
他看到了老参孙，并且喊他，  
向参孙的心灵悄悄說：  
“把我的孩子們从非利士人手里拯救出来。”

哦，要是我能随心所欲，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小孩子們，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  
我早已搗垮这座房子。

偉大的上帝啊，參孫下去了，到处游蕩，  
“聖經”告訴我永遠沒有人發現他的力量，  
“聖經”在第九章告訴我們，  
參孫殺了三千非利士人，  
參孫的妻子坐在他膝上說：  
“參孫，你的力量在哪里？告訴我，”  
參孫的妻子說得真動聽啊，  
參孫便告訴她剃掉他的頭髮，  
並且說：“你把我的頭髮剃干淨，如同你的手一樣，  
我的力量就變得象平常人一樣。”

他說，“要是我能随心所欲，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小孩子們，  
要是我能随心所欲，  
我早已搗垮这座房子。”

偉大的上帝啊，他們剃掉他的头发，  
干淨得象手一样，  
他們領他到一个人生地疏的地方，  
他們帶他到法堂，  
剜了他的眼，用鏈子把他鎖在牆上，  
參孫却求告上帝，低声呼喚他，  
“聖經”告訴我，參孫又长出了头发。  
他叫来一个六尺高的孩子，  
說道：“你們把我的手頂住牆；”  
他們照他說的做了，  
于是他搗垮了那座房子。

偉大的上帝啊，參孫隨了心愿，  
參孫隨了心愿，小孩子們，  
參孫隨了心愿，  
他搗垮了那座房子。

- 
- ① 參孫，大力士。他从非利士人手里拯救出以色列人。他曾杀死許多非利士人，后被捉拿入獄。非利士人剜去他的两眼，戏弄他，有三千人來看熱鬧。他临死时将牢房弄倒，与三千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 民 歌(1858)

我們种的是麦子，  
他們給我們的是谷子；  
我們烤好了面包，  
他們給我們面包皮；  
我們篩米做飯，  
他們叫我們吃粗糠；  
我們去皮切肉，  
他們叫我們吃肉皮；  
他們就是这样  
欺騙我們；  
我們撇出了奶油，  
他們給我們沒奶油的牛奶；  
還說这对黑人够好了。

## 民 歌(1859)

弟兄們，都來休息休息，  
趁月光明亮地照着大地；  
老主人去受最後的審判！  
他死了，我們留在这里。  
老主人死了，躺在墳里；  
他再也不會打得我們鮮血流淌；  
他再也不會虐待奴隸，  
他到了奴隸主該去的地方！  
弟兄們，把鐵鏟鐵鍬交出去！  
干不工作都沒關係！  
老主人到了奴隸主的墳場——  
他到了他們該去的地方。

## 我和我的上司

我和我的上司合不来，  
但他并不知道，因为他不问我；  
他不了解，不了解我的心，  
当他见我笑的时候，  
殊不知在我的笑容下藏着痛苦。

啊，这是怎么回事，  
我和我的上司怎么也不能一起生活；  
他不了解，不了解我的心，  
当他见我笑的时候，  
殊不知在我的笑容下藏着痛苦。

他骂我下流，我只是笑笑，  
他踢我的屁股，这还是轻的呢；  
他不了解，不了解我的心，

当他见我笑的时候，  
殊不知在我的笑容下藏着痛苦。

我有一种思想露在外面给白人看，  
另有一种思想藏在心里面；  
他不了解，不了解我的心，  
当他见我笑的时候，  
殊不知在我的笑容下藏着痛苦。

## 石灰肺<sup>①</sup> 使我忧鬱

哦，石灰肺啊，你毀了我這一輩子，  
我說，石灰肺啊，你毀了我這一輩子，  
你奪去我生活的權利，  
我是萬分忧虑。

如今我在隧道里挖鑿，一天只掙七角五分錢，  
我在隧道里挖鑿，一天只掙七角五分錢，  
我不知道我在挖掘自己的墳墓，石灰把我的肺叶  
腐爛。

哦，媽媽啊，媽媽，媽媽，你涼一涼我發燒的头，  
我說，媽媽啊，媽媽，媽媽，你涼一涼我發燒的头，  
我要去見我的基督，上帝知道我已活不多久。

你若見到我的伙伴，見到我的朋友，

你若見到我的伙伴，告訴他們不要為我哭泣，  
因為我要到那個世界去，請不要為我哭泣。

---

① 石灰肺，是一種因吸進方解石粉末而得的病。